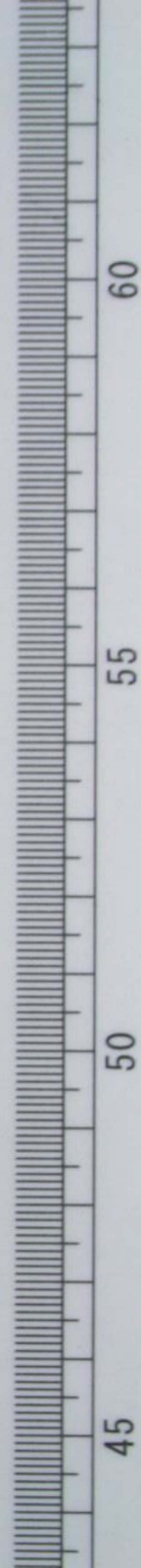


洋学文庫
文庫 8
D 288
1



文庫 8
D 283

中西紀事



010190619988

丁亥奉孟春
活字版排印

39-7724

中西紀事原敘

道光庚子之夏洋氛不靖蔓延三載

成廟不忍生靈塗炭不得已而允撫事之請竊以洋人貪利志在通商自非前代要求割地之比惟防秋之備猾夏尤嚴而閩帥疆臣計窮徒薪憂貽伏莽迨燎原勢熾復煦嫗而辭蹶足談笑以謝關弓在當日築室朝謀垂堂夕誓毋亦急何能擇而令

鼎湖龍馭之日輪臺自責平壤無功是則

陟降之恫詎非謀國之咎耶○時承乏臨城司訓一官苴蒞無預憂危而惡聲方戢於村雞譌言又傳於市虎於是蒿目增傷裂眦懷憤爰蒐輯邸抄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據者錄而存之兩相國防口綦嚴珍此享帚之藏竊懷挾書之懼恭逢

今上嗣位洋船徑赴天津梯航修好

上遠覽前事止呼邪於款塞卻楚貢之包茅辭之以禮不惡而嚴該洋人遂逡巡而去夫螳臂之奮豈勝任於車輪燭火之光自見消於日月況以彼不賓之荒服固已等棄地於珠厓而鯁鯁焉拾魏絳和戎之藩鑿關白求封之壑揆之威德兩無居焉

皇上乾綱獨斷渙號斯宣正汪黃之罪以慰

在天之靈雪伯紀之冤以絜同民之怨微臣需次京邸歡聽

綸音竊謂逆命有苗民何累深仁於

堯舜而責備在賢者難逃直筆於董狐爰取昔日所藏詮次成帙附陳臆見以當臚言藉備異日史家之采擇雖然支離攘臂神人以爲大祥祝代庖君子譏其出位居閒散而抱先憂之隱者毋乃類是

欲加之非其又奚辭時

今上御極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

中西紀事次敘

庚戌之冬需次京邸時值洋艘遭退枋相罷歸爰取庚子以來英人入寇本末編次成帙藏之笥中嗣見通商日久中外錯居各以詐力相尙水火生於畛域柄鑿起於錐刀於是官袒民則番怒袒番則民怒番以其強民以其衆而交鬪之端復起竊惟馭外之要不越勦撫二端乃由前而論擇將之難漢文拊髀而興歎由後而論徙戎之患江統蒿目而生憂豈無故哉孟子曰上下交征利不奪不譽今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商猾吏交構其間是則邊衅之相尋而無已也值天津用兵之後湖上無事乃續據十年來所聞見者合之前定之稿分類紀序釐爲十六卷中西爭競之關鍵略具於此若夫中國自有

聖人正統不數閔位必謂侏僂昧任不齒於聲教之中吐鵲柔蠕反
脣於於族類之異拾野史之誣炫雷同之聽吾無取焉時咸豐九年
己未九月

中西紀事定本目錄

咸豐十年○自浙返江右其年秋今曾侯以兩江總督督師駐祁門
調入幕府時值輦轂之變奉

詔北援和議既成罷兵換約凡前後奏咨稿案及軍機精臺來往信
函件次之撰爲庚申續記踰年回江供職親預於長江設關西士傳
教之役又見續頒條約暫定章程雖法窮則變抑亦時勢爲之而魚
以煩烹致碎羊以多歧而亡君子不能不於始作俑者三致慨焉爰
取庚申以後續成數事增入中西紀事中合之爲二十四卷今次其
目如左

卷之一

通番之始

卷之二

猾夏之漸

卷之三

互市檔案

卷之四

漏卮本末

卷之五

英人窺邊請撫

卷之六

粵東要撫

卷之七

閩浙再犯

卷之八

江上議款

卷之九

白門原約

卷之十

臺灣之獄

卷之十一

五口釁端

卷之十二

四國合從

卷之十三

粵民義師

卷之十四

大沽前後之役

卷之十五

庚申換約之役

卷之十六

天津新議續議

卷之十七

長江設關

卷之十八

洋藥土稅

卷之十九

小國換約

卷之二十

外夷助勦

卷之二十一

江楚黜教

卷之二十二

勦撫異同

卷之二十三

管蠡一得

卷之二十四

海疆殉難

是編草創未就得見同年魏默深中翰源所撰海國圖志愛其采摭之博惟其體例兼備四洲故於英人入寇及海疆用兵之利鈍不具詳也猾夏起於通番漏卮原於互市邊釁之生由枿於此原稿皆敘於各案下續據海國圖志所載各檔案遂仿紀事本末之例釐爲四卷著始禍也五卷以後邊釁本末多據邸抄及奏咨各案參以西人紀載事之可信者十五卷換約以後則條約章程頒行各省尤爲班班可攷續論次之而以勦撫異同管蠡一得殿焉卷末記海疆殉難諸臣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後爲斷有則詳而核無則略而存蓋仿綏寇紀略補遺之例云時同治四年乙丑六月

中西紀事卷之一

江上蹇突

通番之始

歐羅巴居天下四洲之一其地在亞細亞洲西南洋之西而中隔以地中海曰歐羅巴總其州之島岸名也曰大西洋以其海之方隅名也若其國名則中國之所謂大秦西人之所謂泰西也自古不通中國惟東漢時遣使一貢范蔚宗立大秦傳而歷代之史因之傳言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又言大秦嘗欲通使於漢而安息貪以漢繒采與之互市故遮闕不得自達至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乃始一通焉大西洋之名聞中國濫觴於此然不列王會之圖遂闕職方之紀故



後漢書但知其為海西國晉書始言其在西海之西

西海即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

至魏書乃云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方隅之可紀者如此若其地理之分合建置之沿革則均不詳也惟元代版圖之闊亘古未聞而太祖世祖封建屏藩但及於蔥嶺西南之五天竺明初通貢之遠遣使頻仍而三保太監七下西洋第盡於紅海東岸之忽魯謨斯雖西北界接歐羅巴西南界接利未亞而一海之隔苦於問津無不自崖而反宜利瑪竇初至京師而明之禮臣不識大西洋為何地意大里亞之為何國也然中國固不識大西洋之地而利瑪竇方自海外來亦茫然安識其所謂大秦者蓋自與徐光啓輩交又得見唐之大秦景教碑詳卷二以為與其國所奉事之天主教合故中外稱之無異詞

艾儒略者亦西人既載其碑於所撰西學凡後又考其疆域序其島岸之國名而作職方外紀大略言歐羅巴洲中七十餘國其大者凡

十一國則佛郎西

即紀中之佛郎西

意大里荷蘭

即紀中之法蘭得斯

呂宋

即紀中之倚西把尼

及額

力西

即紀中之厄勒祭

俄羅斯

即紀中之莫斯科未

之屬皆在焉又言地中海之西有意

而蘭大諸厄利諸島國即今之英吉利兼轄阿爾蘭者是也攷其分合之由則自漢以前皆統於額力西

即今之希臘

至東漢時羅馬浸強即

今之意大里亞國并吞各部歷四百年綱紀西洋一統最久六朝之季羅馬衰微為北狄峨特之族所侵分裂其地於是各部自王不相統攝惟共奉一教主而其教皇世居意大里亞國中凡大西洋受封廢立之事皆請命焉然不能執予奪之權也佛郎西興於唐英吉利興於宋而一時歐羅巴洲國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經營貿易估帆所達及於西南洋東南洋各開市埠英佛聞而繼之遂以是為通

中國之漸矣明自永樂以後數遣人下西洋示以通貢凡前後隨使至者以百數而大西洋之國不與焉迨正德間佛郎西踞滿刺加之地遣使請貢方物後又乘倭寇之間縱橫海上占踞澳門而荷蘭葡萄牙繼之然明之諸臣迄不知其爲大西洋人直至萬歷間利瑪竇至京師始識大西洋之名而迄不知其與佛荷等國之或同或異也况自西士利艾等與中朝士大夫往返討論固已備悉其山川風土指掌列眉而修明史者尙墮雲霧中豈非臥榻之旁被人鼾睡而不知者邪然則通番之遠莫遠於明而勤遠略於數萬里之遙遂釀近憂於二百年之久豈細故哉今參核明史及中外紀載之書著其可攷者於左

明時大西洋極盛之國首推佛郎西時南洋之也有滿刺加者即今之麻六甲佛人方欲開通市埠遂奪而踞之自此東行入中國徧歷澳門粵東之地乃於正德十三年遣使臣來貢方物請封詔給其方物之直遣之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賁緣鎮守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粵其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賣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十五年御史邱道隆請責令還滿刺加疆土方許朝貢又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果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遞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北之禍殆无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貢香物不問何方來卽取貨致番舶不絕於海濫蠻人雜還於州城禁防旣疎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

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船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禦庶一方
獲安疏下禮部議如御史言未幾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
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
戲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
乃伏法絕其朝貢其年七月又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詔
復拒之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官兵追捕生擒二十四人斬
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賊敗遁官軍得其轍副使汪鏐進之朝卽所
謂佛郎機者也初粵東文武月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少有議
復許佛郎西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之由是番船幾絕其後巡
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船不至則公私皆窘因言
許佛郎西互市有四利焉部議從之自此佛人得入香山澳爲市廿六

而其徒又越竟尚於福建往來不絕至二十六年朱統爲巡撫嚴禁
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內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
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生擒九十六人紈悉用便
宜斬之怨紈者御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紈被逮自殺自縊死海禁
復弛佛郎西益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鏡者至築室建
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爲外府矣濠鏡在香山縣
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瓜哇琉球淳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
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
賄請於上官移之濠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西遂混入焉高棟飛薨
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乃於四十四年爲稱
滿刺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爲佛郎西假

託乃卻之萬歷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時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七八丈宏敞奇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卒不行

以上皆據明史

初諸番之互市於澳中也率聚於虎跳門外之浪白洋蓋海中一島嶼也大西洋人後至而思籠斷焉於是佛

自滿刺加來徑請封貢而葡萄牙遂以嘉靖間至荷蘭遂以萬歷間至然舟舶往來歲取其稅第羈縻之使勿絕而已自濠鏡之徙則佛郎西首建城臺戍兵列礮儼若敵國諸番樂其便而趨之遂為遁逃之藪萬歷三十五年有番禺人盧廷龍計偕入都上書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洋當事不能用其後何士晉督粵令悉隲澳中城臺諸番始稍稍有所顧忌而佛郎西亦因戒心懷去志矣天啓初

徐如河署海道副使因澳夷節詞請築再隲之

澳夷即葡萄牙也蓋請築非以葡人實以荷蘭

下而是時守臣復遣監司馮從龍毀其所築之青洲城

澳中有青洲山寺即前所云隔水之地明史誤洲為州也

番人不敢拒然佛以求通貿易屢窺邊境中朝疑之故明之季增兵戍澳門專以防佛佛亦以猜逼不敢久留昔時鬼窟之營已為葡萄牙發其筭而剪其緒矣

以上參用張汝霖澳門紀略盡明史所記萬歷以後之事多有與葡人混者由不知其人之專屬葡葡亞又不知葡與佛之均為大西洋也

惟葡萄牙以西洋小國先後來澳卒藉中國之援貫塵久居遂為二百年專利之藪佛雖垂涎欲與之爭

而國勢已不可復振又况強鄰之耽耽而議其後哉

葡萄牙者古之布路亞國其地在歐羅巴洲之西境今住澳門者或稱葡人或稱大西洋從其朔也其入中國始於明正德間貿易於舟山甯波泉州等處嘉靖三十年遂來澳門是時諸番互市已自廣州移之濠鏡佛郎西創造城臺欲圖久踞諸番逼迫不自安葡萄牙乃

納賄於澳中官吏請歲以五百金贖其塵而居之於是自其本國挈家至澳凡爲戶四百二十有奇丁口三千四百有奇孳育蕃息遂長子孫佛郎西來去不常又自萬歷天啓間中國防之甚遂不自安而諸番之來者輒藉葡人爲東道主又假其名號以入市遂得以奇貨之居爲資生之計然紅毛屢以兵船窺香山澳脅奪市利葡人懼乃築礮臺仿造紅毛火器以禦之不得則告急於粵中官吏請備防兵蓋自託於爲

天朝守海門固外圍而陰以自封殖也澳中城臺之建始自佛郎西而葡人因之以爲利迨粵中大府遣兵隲之葡人不敢言而實不便於藩垣之弛也值天啓之初紅毛出入於濠鏡葡人藉戍守爲名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時徐如珂爲海道副使昌言於兩府曰此葡人嘗我也已而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垣墉不毀爾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而糞除殆盡皆相顧嗷嗷自是稍戒心時值倭寇方平有言澳中諸番實爲嚮導謂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而粵中大吏謂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啓釁無弛防庶幾相安無患部議從之乃設參將於中路增兵戍防名爲備倭實則兼備佛郎西葡萄牙也然當明之季意大里人至中國徐光啓方與之講求歷法而葡萄牙人亦以治歷聞於朝於是光啓爰用新法悉居其人於澳門而陽瑪諾者卽葡萄牙人也

明史作波爾都瓦卽
路亞譯音之異

自葡人主澳則大西洋之人方以類聚

而東南洋諸番反以爲異族而驅之故明史以葡人爲大西洋人而不能辨其爲何國也惟佛郎西終明之世窺澳不得而葡萄亞以五百緡寄居賃屋遂得盤踞全島儼然視爲故物沿至

國朝定制外洋之貿易於粵者船貨並稅惟葡人但限以二十五船之額止輪船鈔貨則聽入洋棧中有買者爲出稅又自乾隆定制歸

併粵東各洋卸貨之後悉回澳門住冬轉向葡人賃屋棲止於是大

西洋各國之過澳門者眈眈而視遂啓英吉利窺覬之端矣

以上采用澳門紀略

及皇清通致四裔門葡人以忌佛郎西之故凡大西洋人之至者無不多方讒

間之英吉利涎其市埠每以兵船至澳輒言戍兵代爲防佛實則欲自取之直至道光中葉索得香港馬頭不復思澳而五港旣開外洋

俱得自市澳舶反少又不能爲有挾之求則富庶已非昔日之比矣其國終明之世未通朝貢至我

朝雍正五年始表貢方物乾隆十八年復貢

兩廟念其遠道輸忱從優錫賚而其國中人以天文家入仕京師爲欽天監今其國尚在大西洋而明史無布路亞傳故其住澳之顛末但附見於佛郎機意大里傳中亦不能詳也

荷蘭者大西洋~~之~~之國東至日耳曼西連英佛諸國明人所稱紅毛番族者也明史言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荷蘭者蓋其時大西洋不通中國荷蘭貿易之舟僅至南洋而止也初荷蘭人勤於貿易明時攻佛郎西西班牙皆勝之遂由五印度奪葡萄亞市埠泛舟入南洋又取葛刺巴而據之至今南洋之地有所謂大荷蘭小荷蘭新荷蘭者雖中奪於英佛諸國或分給其地與之

和市而荷蘭舊埠之名至今仍之可以知其貿易之廣矣當佛郎西之市於香山澳也荷蘭聞而慕之乃於萬歷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

此南洋之呂宋以其西洋本國之名名之非歐羅巴洲呂宋也

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

澳求通貢市當事難之不敢聞於朝但召其酋入城羈縻之方遣之歸而澳中人懼其登陸力爲防禦久之無所得乃去之福建之漳州直抵澎湖嶼於三十二年七月值汛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時有海澄奸民李錦及奸商輩之販於大泥者曾與荷蘭人習相與慫恿之許之貢市而總兵都司方以兵至先以計繫錦等下獄酋始有悔意而仍乞通澳不已於是撫按嚴禁奸民下海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始稍稍引去而是時佛人方

縱橫海上荷蘭欲與之爭雄復泛舟東攻破美洛居國

卽麻六甲與佛人

分地而守尋又至福建之臺灣侵奪其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復與之互市遂再至澎湖以求澳爲名築城而守天啓初守臣以計毀其城遂移舟去然其據臺灣自若也方守臣之毀城許以移舟之後當爲代請通澳旣而事不行番人怨乃掠漁舟六百餘艘復至澎湖驅土人運木石將再築城又分兵犯廈門濱海郡邑无不戒嚴時巡撫南居益初至見其勢益熾乃上言互市之求若不見許必至與兵構怨且聞其遣人四出將要結交留巴

卽上文葛刺巴

大泥諸國與

之合謀此必不可以理論也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略部議從之四年正月大發兵與荷蘭戰屢敗之荷蘭益窘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卽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請暫許之遂揚帆出湖猶留其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獻俘於朝澎湖之警以息然其臺

灣之守卒不能奪也臺灣者舊爲日本倭地紅毛初至陷以重幣求給一塵爲互市區旋誘倭人入天主教遂逐而據焉崇禎中有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於臺灣倭既去芝龍以其衆入海爲盜旋經巡撫沈猶龍招降之屢以平海寇功積官至都督同知十年敗荷蘭之衆徙沿海饑民數萬實臺灣荷蘭遂弱然猶擁紅毛二千踞城中芝龍亦尋去其子曰成功者芝龍娶倭婦所生子也值明之季唐王桂王監國成功奉之以抗天兵屢寇閩浙江南順治十六年由海道寇鎮江至江寧大兵擊敗之成功寇鎮江乃順治己亥事即十六年也其自四裔攻以爲順治九年蓋誤以張名振之鎮江敗歸謀取臺灣則十七年以後事皇清寇長江當之耳今據全祖望張煌言碑文成功遁歸則閩中已無寓足地乃謀逐荷蘭以取臺灣會紅毛通事何斌遣洋人負遁投成功說其以水師從鹿耳門入十八年乘澎湖潮張直抵鹿耳門登岸克其赤嵌城又與荷蘭相持半年屢敗之荷蘭遂棄臺灣走先是荷蘭因廣東巡撫請於

朝願備外藩修職貢十三年遣使賚表京師

詔優答之部議以五年一貢貢道由廣東入

詔改八年一貢以示柔遠康熙元年鄭成功卒三年大兵渡海克廈門時荷蘭請率舟師助勦以夾板船乘舟追擊斬首千餘遂取浯嶼金門二島時成功子經尙踞臺灣然已寢弱不敢內犯中值耿精忠之叛轉相煽誘鄭氏復熾十八年福建總督姚啓聖厚集水師復檄荷蘭夾板船爲助鄭經旣死內亂方作乃定計取臺灣二十年奏請以施琅爲水師提督議先取澎湖乘南風進攻大敗之於是大兵乘勝直攻臺灣泊海中十二日俟海水盛漲乃掩其不意由鹿耳門平

行而入鄭氏之黨窮蹙請降乃擁鄭經子克塽肉袒赴軍門繳上成功所受明印信臺灣遂平當大兵至鹿耳門時鄭氏聞之大駭以為與其先人之取臺灣用兵如出一轍而不知荷蘭已先獻計請俟潮漲而取之以報鄭氏也臺灣自明以前不入版圖視為甌脫之棄地海上有警則遣兵戍澎湖以防內患至是臺灣平靖海侯奏言一島之懸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仍以資荷蘭遂議內隸置郡縣焉然荷蘭始欲爭澳門不得已而去之臺灣遂與佛郎西邊患相尋無已而其窺覬澳中則屢欲取之而力未暇也

鄭氏事則據魏源聖武記及鮑琦亭集

以上明以前事參據明史及皇清四裔攷後錄國初

歐羅巴各國在兩漢六朝之間莫盛於羅馬羅馬者今之意大里亞

國也後漢書爲立大秦傳正其國極盛之時全洲之地悉稟正朔又自王安敦遣使之後聲名遂通於上國故後之言大西洋者託始焉

大西洋之立國始於額力西即今之希臘國其首部曰雅典者實爲聲明文物之區而羅馬卒并之西人測天之學原於希臘羅馬既得其地遂訪求其推步之師令國中人就而討論之故世之言天學者多推大西洋人而大西洋必首推意大里也若天主之教起自東土之猶太國即西印度地而猶太以西漢時亦降屬於羅馬故耶穌教法倡自意大里亞而歐羅巴之人悉宗之西人自序其教者言耶穌生天之後聖徒分走四方布其教有二大弟子一伯多祿一寶祿皆至羅馬都城講論天主事理人多信從此二聖之後又累有盛德之士相繼闡明至於總王公斯璫丁者斯璫即斯丹西人稱君長之詞欽奉特虔盡改前奉邪神之宇爲瞻禮諸聖人之殿而更立專殿以奉天主教皇即居於此

以代天主在世布教教皇皆不婚娶永無世及之事但憑盛德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歐羅巴列國之王雖非其臣亦咸致敬盡禮稱爲聖父神師凡有大事莫決必請命焉以上據職方外紀据此則今之教皇必在意大里亞者從其朔也然自明以前中國雖有大秦之名而莫辨其爲海西之何國泊明萬歷九年有西人利瑪竇自彼國泛舟九萬里至粵二十九年始至京師與中朝士大夫游而其從來者益衆其論天下形勢則著有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又言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教耶穌教耶穌生於如德亞白德樓之地實爲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又言中國大統回回歷皆疏舛不合實測乃持其本國推步之書出示士大夫皆爲中國典籍所未道者是時鄭世子朱載堉僉事邢雲路方奏請修改歷法因與大西洋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共理歷事利瑪竇既卒於京師其徒皆久留不去時則有陽瑪諾鄧玉函畢方濟艾儒略龍華民諸人皆喋喋言新法有驗而湯若望羅雅谷方自西來以崇禎二年用徐光啓薦令供事歷局於是西人新法日益顯而明祚旋移卒不能用也

國朝順治二年湯若望再至京師上書言新法得

旨令與南懷仁同入欽天監方依西人法造時憲書頒行而新安衛人楊光先首攻之遂起臺官之獄楊湯交訟事詳二卷六年以楊光先推閩不實

寘之法復起湯若望南懷仁爲欽天監正副官八年十二月當置閏南懷仁謂雨水爲正月中氣閏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卽爲九年之正月不當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欽天監奏懷仁議是上亦嘉納之未幾三藩之亂

上召南懷仁於養心殿命依水法造礮以備邊用旋因明季以來歷法疎舛乃薈萃中西之同異取其借根方對數及以量代算之法御製爲數理精蘊歷象攷成二書於是西法如歐几里得穆尼閣第谷諸人之書悉荷蒐錄而西士之在中國備臺官者皆同預編纂之列自此中西二家悉去其門戶水火之見欽天監參用西洋人遂爲定令例實自意大里亞開之也丁國以康熙九年遣使入貢十七年召見於太和殿宴賚遣歸雍正元年釋西洋人之有罪者出之獄

令遞回本國由該國教化王表謝亦貢方物二百年來意大里亞人

之在京師者爲多其藉新法以陰行其教法者則有之而邊釁之啓

不預焉

參据明史及皇清四裔攷

歐羅巴各國自羅馬衰後而佛郎西英吉利繼興然佛之初至明人不識其爲大西洋厥後占踞澳門通市濠鏡則諸番之因緣而至者皆大西洋人也意大里亞之至京師稍後而其寄寓於澳中者已非一日故明季徐光啓奏行新法自艾儒略熊三拔等皆意大里亞人而其時鄧玉函則日耳曼人龐迪我則呂宋人陽瑪諾則布路亞人具見明史其國名則譯音之異耳皆至京師而實自澳中來故明季之濠鏡實大西人一大都會也然則英吉利未至中國乎非也當荷蘭求市於澎湖臺灣之間明人但以爲紅毛番族而不知紅毛卽大西洋之種類也

英吉利之與荷蘭同在大西洋即同得紅毛之稱明史記荷蘭事言崇禎十年紅毛駕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有酋招搖市上奸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鑒濠鏡事議驅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蓋誤以紅毛爲荷蘭之專稱乃意其爲鄭芝龍所敗而去之澳門其實荷蘭於時並未去臺灣也皇清四裔攷但言崇禎十年爲鄭芝龍所破餘衆猶據臺灣而不敘其入澳門薄廣州之事

致中亦微誤蓋明史荷蘭爲芝龍所破乃崇禎初年事故其下文云不敢窺內地者數年後始敘十年窺澳之事今致雖刪去下文而移鄭芝龍之破於後以遷就餘衆尙據臺灣之語蓋未將上下文一詳攷也蓋其時西人之書已出知紅毛非荷蘭所得獨擅又以其尙踞臺灣也西人馬利遜著外國史略言英吉利通商始於明萬歷間然亦無左證近見西士所撰英通事略言明萬歷二十四年英之女主嗣位欲修好於中國乃

遣三艘具書幣入明舟行至中途遇颶風而沒事遂寢至崇禎十年有舟長率貨船五由蘇門答刺去之澳門爲葡萄亞人讒聞逐之遂長驅至粵之虎門居數日漸辨華言具道通商意華官許爲之請於大府舟長喜張白幟以待不意又爲葡人之在粵者所讒令發兵開礮逐之舟長憤甚乃拔白旗揚帆乘潮徑逼礮臺華民拒戰不克守臺之卒盡潰乃奪而踞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大府慮啓邊釁復遣人慰諭之舟長自言此來非尋釁但求通商與他國等又因來者以禮物賂大府許之遂繳出礮臺鬻貨而歸踰年遂不至云云

據此則明史所謂紅毛駕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者乃英吉利非荷蘭也明人但聞紅毛之名卽以爲荷蘭遂并其非荷蘭者亦闕入焉是則英吉利之名雖不著於明史而終明之世不得謂其未至中國

也我朝海禁開於康熙二十二年平臺之後而據西人所記則當鄭氏踞臺灣時英吉利已交市於廈門臺灣開厥後陳昂任廣東總兵官奏言紅毛一種內有英圭黎諸國奸宄莫測以後通市於粵浙間其名遂顯具詳後卷互市案中今但記其見於明季

國初者以著大西洋通中國之始及英吉利窺邊境之漸云

按歐羅巴洲卽古之大秦國西人四洲之書考證明析其後徐中丞繼畚瀛環志略魏中翰源海國圖志爲證以史傳知地中海者卽大西洋之隔於亞細亞而天之所以限東西也今總其要而論之范書言大秦爲海西國所謂海者乃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濱臨東西紅海而迤入於亞利未加洲界者也魏書言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條支卽今之西印度自此至利未加洲洲之北爲

地中海渡此乃至歐羅巴也今西人航海而東者由大西洋開行過地中海循西岸南行繞出利未加洲之界至大浪山乃始捩舵轉而東北則隔海之說信矣以此考證後漢書所謂安息貪以漢繒綵與之互市故遮闕不得自達者正禁之不使渡海以自達於漢也又言班超遣甘英使其國入海舟人言海中有思慕之物使人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卒不能渡此亦安息使爲之詞旣以遮闕大秦又以悃喝漢使也西人未至中國不識大秦乃至利未加洲初來自稱大西洋人而禮臣謂會典無其名不知其在於何地何論歐羅巴又何論意大里亞邪明史修於西士入臺之後惟意大里亞一傳頗爲詳核其餘亦爲譌舛如傳中言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說

甚明乃又於佛蘇傳復言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卽古大秦國此沿西士艾儒略南懷仁之訛蓋西人初至中國本不識所謂大秦者及見大秦景教碑遂以大秦爲天主誕生之地而不知如德亞實在亞細亞洲中不可強合是不審大秦之別爲一洲也佛蘇乃西印度之地去大秦尙隔一海乃又襲新唐書之謬以佛蘇爲大秦之異名而意大里亞之確爲大秦者反遺之是不識佛蘇之截然爲二洲也佛郎西在大西洋而其自滿刺加來遂疑其地之相近是不考南洋島岸也澳門洋人但知其爲大西洋不知其爲葡萄牙故敘事多與佛混甚至二國同在大西洋又歧而二之是不考澳人沿革也至於紅毛爲西洋之種類而而其通市閩浙則已步佛人之從塵矣意大里亞之至

京師差後而二十年前已抵香山澳意其國中人之先後來澳者已不少特海國圖志謂佛郎西葡萄牙之入澳門入欽天監皆自意大里亞開之考其年月殊不符也意大里亞之入中國修朝貢不爭市埠求利見不乞通商蓋亦諸番中之矯矯者至於供事歷局則澳中人皆因緣而至明史言天啓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蓋其時大西洋各國俱有人而意大里亞葡^{Portugal}萄亞之人爲多皆利瑪竇開之也利瑪竇之師丁氏學於歐几里^{Euclid}得^{即著幾何原本者}遂得私淑幾何宗旨攜其書東來一時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輩首好其說又爲潤色其文詞新法之行實始於此然當明季修改歷法徧致西士於是熊三拔龐迪我等測驗於前湯若望羅雅谷等編纂於後值干戈四起明祚不終遂爲開局已成

之書而不能用遭逢

聖代龍興

仁廟天縱因其成帙用備疇人之掌天之所用有開必先遂爲一代授時改憲之權輿是則新法之自西而東誠非偶然若謂藉以羽翼教法則其徒久居中土不過藉以餬口四方至於其說旣行乃敢闢佛謗儒自樹一幟而豈利氏東來之本意哉然則非英佛之狡焉起疆則彼意大里亞者固猶然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也已

按自唐以來西印度之各部皆回國也天主生於如德亞而其地已爲回部所并故明史但有阿丹天方等傳而如德亞之名僅附見於拂菻意大里亞傳中蓋西土欲張皇其教法之出自歐羅巴

故合大秦如得亞而一之而忘其相距之遠尙隔一地中海也如德亞卽西人之所稱爲猶太者其地在大秦之東南初降於波斯後滅於羅馬當東漢羅馬方強越海而有之故亦得大秦之稱且其誤尙不始此也景教碑中有室女誕聖於大秦之語西人傳會室女卽天主之母遂以天主爲大秦產不知其下文云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是天主經像來自波斯而大秦竊之以爲已有耳波斯在亞細亞洲中與如德亞最相近唐之初羅馬已弱則如德亞仍隸於波斯故其教之西行卽在是時番僧夸誕不謂大秦之源於波斯反以爲波斯之出自大秦不亦顛倒之甚乎况賜名大秦寺太宗貞觀之詔不著於史而據册府元龜所記元宗天寶四年之詔則本名波斯寺至是始改爲大秦其沿革固可攷而詔

之書而不能用遭逢

聖代龍興

仁廟天縱因其成帙用備疇人之掌天之所用有開必先遂授時改憲之權輿是則新法之自西而東誠非偶然若謂翼教法則其徒久居中土不過藉以餽口四方至於其說經敢闢佛謗儒自樹一幟而豈利氏東來之本意哉然則非其狡焉起疆則彼意大里亞者固猶然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也已

按自唐以來西印度之各部皆回國也天主生於如德亞二已爲回部所并故明史但有阿丹天方等傳而如德亞之名見於拂菻意大里亞傳中蓋西士欲張皇其教法之出自歐故合大秦如得亞而一之而忘其相距之遠尙隔一地中德亞卽西人之所稱爲猶太者其地在大秦之東南初降後滅於羅馬當東漢羅馬方強越海而有之故亦得大秦其誤尙不始此也景教碑中有室女誕聖於大秦之語西室女卽天主之母遂以天主爲大秦產不知其下文云景波斯觀耀以來貢是天主經像來自波斯而大秦竊之以耳波斯在亞細亞洲中與如德亞最相近唐之初羅馬已德亞仍隸於波斯故其教之西行卽在是時番僧夸誕不之源於波斯反以爲波斯之出自大秦不亦顛倒之甚乎大秦寺太宗貞觀之詔不著於史而據冊府元龜所記元四年之詔則本名波斯寺至是始改爲大秦其沿革固可

景教

中所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者則仍襲番僧之誕說也波斯即古條支之地今西人考定以爲安息國是當日臨海之甘英爲安息所遮闕者即其地也西印度以西之東紅海西紅海即亞細亞洲與利未加洲分界之地西紅海之盡處中隔旱路一百七十里即歐羅巴之地中海與利未亞洲分界之地蓋大西洋之隔海隔於地中海而實隔於地中海紅海之間之陸路也徐中丞瀛環志略言西印度西行入紅海西北四千里而港盡至麥西麥西即利未亞洲之首部蘇爾士行旱路一百七十里即地中海之東南隅其兩海之隔則海國間見錄所謂恨不用刀截斷者即指此也按此旱道入大秦之捷徑當甘英臨海時無從得知而海道之遠安息西界舟人所謂須齋三歲糧及海中有思慕之物等語亦係懸揣之詞蓋自明

以來歐羅巴人始創此路由條支之海道繞出利未亞洲之西境至極南之大浪山始轉而東北徐中丞以爲蘇彝士之旱路較此減程二萬是海道已增二萬又合紅海地中海之路則魏書所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而至大秦四萬餘里者不甚相遠宜甘英之望洋而歎自匡而反也魏默深謂條支都城在今回部之麥加即刺伯之首部如德亞亦隸焉去安息已遠因疑甘英所臨之海未必是紅海而臆度爲條支東境之阿勒富海說詳西印度回回部國中然後漢書但言抵條支則自安息以西諸國皆得條支之名不必一定臨其都城始爲抵也至於安息西界船人所告不過沿途問津不必一定行至紅海之盡處始知二海之隔也總之范蔚宗之言海西國不過指亞細亞洲之西南洋而言若甘英所臨則已過安息入紅海而至利未

加洲界然亦不過在東西紅海兩岸之間必以為行至紅海之盡處港斷絕流而後止則未免膠柱刻舟之見耳

中西紀事卷之二

江上蹇叟

猾夏之漸

亞西亞洲之西曰如德亞國西方天主降生之地也天主何人耶穌也耶穌何以名華言救世主也其生以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凡在世三十三年宣揚教化五印度之人悉宗之及其教西行入大秦則歐羅巴洲之人悉奉之於是大西洋各國皆以天主誕生之年起數不自立年號也初西人奉釋氏之教自佛滅度後六百年而耶穌生以為人生一大事首在敬天爰追尋初祖上溯鴻蒙判十字以定四方合氣水火土四行之精肇生萬物天外無神故無偶像无祈禱凡立廟設位陳牲酒施鼓樂讚頌神名者皆外道也耶穌以天為父

自稱神子厭世上仙代衆生受苦以救萬世故其死也西人以天主稱之然自唐以前不聞於中國迨太宗貞觀間有大秦上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太宗詔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世閱七朝當代宗之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景淨述其緣起撰景教流行中國碑後儒遂以是爲天主教入中土之濫觴唯其所貢經二十七部無可攷而所貢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又有三一分身景尊彌施阿則三一妙身之母碑中所云室女誕聖於大秦者也一時中國又有三夷寺大秦一也祇神二也末尼三也解者曰大秦稱其國祇神著其所祀之神若末尼則西女之入中國者三教悉淵源於外洋而祇神之卽天主遂爲西人假託以爲彼教之流行中土蓋千年於茲矣當大秦經像之旣東也時又有爲天方教者出於西印度之

阿丹國主其教者曰穆罕默德生於耶穌後六百年而辭世於隋開

皇之十四年至唐而其徒日盛遂以回紇朝貢之期挾摩尼卽末尼俱

至京師私創邸第佛祠朝廷弗能禁其教專闢大秦故自回回教行而大秦之教遂替宋元以來寂寂無聞直至明萬歷九年有大西洋之意大里國人利瑪竇泛海九萬里至粵東又二十年始至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內有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又攜有神仙骨諸物禮部奏言其自稱大西洋人而會典無大西洋之名其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旣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

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帝以利瑪竇慕義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卒不遣而公卿以下咸重其人利亦安之遂久留不去卒於京邸自利瑪竇東來其徒先後至者日益衆時值歷官推日食多舛乃有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歷法其所攜歷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請令仿洪武初設回回歷科之例許迪我等入局測驗於是西人之入中國者以推算爲名而陰行其天主教法遂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遂於萬歷四十四年與侍郎沈瀛給

事中宴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其爲佛耶機假託乞亟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衆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今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濠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是年十二月始令王豐肅龐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令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益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部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西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

如故朝士莫能察也

自明萬歷九年至此皆明史意大利亞傳文

當明之季天主教入中國

士大夫翕然從之者徐光啓爲首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等相與附和且爲之潤色其文詞故其行日益廣時又有西士湯若望者進天主書像圖說朝士相與提唱援引於是自畿輔開堂蔓延各省京師則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則濟南江南則淮安揚州鎮江蘇州江甯常熟上海浙江則杭州金華蘭溪閩則福州建甯延平汀州江右則南昌建昌贛州東粵則廣州西粵則桂林楚則武昌秦則西安蜀則重慶保甯晉則太原絳州豫則開封凡

十三省三十處皆有天主堂

以上據楊光先不待已書

自明萬歷以後

國初康熙以前其教不脛而走矣入秦之名始見於范蔚宗後漢書傳乃中國所稱謂者大西洋之人不知也自利瑪竇入中土得與徐

光啓交自謂淵源於東漢繼以艾儒略得見景教碑遂援以證天主乃作西學凡一卷攷其時代源流湯若望又述耶穌之神靈異蹟及其受刑十字架上代民贖罪之顛末圖寫流布於是耶穌及天主之名遂大傳於世

國初之主持天主教者爲湯若望其廓然辭而闕之者則楊光先也湯若望者大西洋人從利瑪竇至中國以推步之學與羅雅谷並以崇禎三年奉詔供事歷局徐光先奏請令其以西洋新法與中國大通歷較其疏密纂修新法算書一百卷由光先進之於朝值于戈擾攘又牽制於廷臣之門戶不果行十七年詔李建泰平三晉以湯若望隨行任火攻水利遭甲申三月之變而止值我

朝定鼎若望遂以順治二年至京師上書言新法有驗並進西洋儀

器得

旨試行特命西洋人湯若望南懷仁入爲欽天監官乃照西人新法造時憲書頒行直省時有歛之新安衛人楊光先者世習疇人之學爰具呈禮科謂憲書面上不應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不報旋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摘其推算本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會之誤奏聞旨交吏部審遂黜湯若望等授楊光先爲監副尋轉監正光先自以但明推步之理不明推步之數凡五請解職不許六年以推閏失實方請更正則憲書業已頒行遂下光先於獄議擬大辟秋審緩決乃以遣戍遇赦歸自是復用湯若望南懷仁爲欽天監正副官一時士大夫言天學者無不右湯而左楊光先自憤其先憂之隱不白於天下後世爰著不得已書攻其教法其略曰自利瑪竇入中國以來其

徒黨皆藉歷法以陰行其天主教於中土今開堂京師宣武門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地送往邇來而棋布黨羽於

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歷法其推驗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之日食人人有目難盡掩也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爲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中國不可無之人而欲招來之援引之自詒伊戚無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卽準矣而

大清國臥榻之旁豈容若輩鼾睡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度越我疆界者不有入貢陪臣不回本國而呼朋引類煽惑我人民者不江統徙戎論蓋蚤燭於幾先以爲毛羽旣豐不至破壞人

之天下不已茲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
邪教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辭異日
者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既不
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國無
好歷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歷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
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高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
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其闢邪上篇
曰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
者也而傳會其說者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謂天
即儒者或不能无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觀供奉龍牌是尙識君臣
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親是尙識父子况吾儒以天

秩天敘主教乎惟耶穌以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
利亞有夫名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人不得供奉祖
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夫楊墨之害道也孟子拒之恐人至於無父無
君今天主之爲教也恐人至於有父有君嗚呼妄矣徐光啓以歷法
薦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稽其所從來去而
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
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豨待外國人之政不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
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又其下篇曰問耶穌爲誰曰即天主
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其說
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
女名厄禱以爲人類之初祖

柳光元
之圖

之天下不已茲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戲與中國之初人非
邪教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辭異
者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經
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國
好歷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歷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
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高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
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其闢邪
曰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
者也而傳會其說者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謂
即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觀供奉龍牌是尙識
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親是尙識父子况吾儒
秩天敘主教乎惟耶穌以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
利亞有夫名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人不得供
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夫楊墨之害道也孟子拒之恐人至於無
君今天主之爲教也恐人至於有父有君嗚呼妄矣徐光啓以
薦利馮寶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稽其所從來
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
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翫待外國人之政不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
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又其下篇曰問耶穌爲誰曰卽
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
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
女名厄攬以爲人類之初祖

中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欣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尙猶未壞間生於何代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一至此哉夫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物无一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且旣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物待以宰制今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宰制之天地旣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而人物萬類亦幾息矣天主下生救世宜過化存神型仁講讓登一世於雍熙乃僅以瘳人之疾起人之死又安能錫一世之雲祚以還造化之固有哉天堂地獄釋氏以善惡分乃彼教則但崇舉耶穌母子者卽升之天堂不奉者卽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已顛倒賞罰乎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劍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剽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脣謗佛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問其救世之功則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無論不足爲主宰萬物者之功卽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之更大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於王難湯若望黠不若利瑪竇乃並其釘死十字架上圖寫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世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爲我隱患也不婚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

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鑑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又傳曰鷹化爲鴻喜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譏察當嚴緝盜開門後患宜愍甯首今日詈子爲妬口毋使異日神子爲前知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光先旣遇赦歸行至山東爲歐羅巴人毒死又以重價購其不得已書板毀之自欽天監復用西洋人遂爲定例而湯若望南懷仁等皆以臺職終卒於京邸於是西洋人之相繼入中國者浸乎以推步入臺爲開堂之捷徑矣

直省開堂之禁始於康熙八年是時欽天監復用西洋人又因南懷仁推閩得寶奉

仁廟特旨許西洋人在京師者自行其教惟不准傳教中國及直省開堂者禁之然明季至國初各省私設之天主教堂未奉追毀而

西人方以得自行其教恃爲護符互相容匿於是開堂傳教之風久而愈熾五十六年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天主一教各省開堂聚衆在廣州城內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匯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嚴禁毋使滋蔓從之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疏言西洋人開堂設教其風未息請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陳奏獲罪從寬禁錮雍正元年

恩詔赦歸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疏言西洋於內地行教聞見漸消請除送京効力人員外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改爲公廨奏入得旨遠人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二年十二月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粵者若盡送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無便舟回國請令暫居

廣州城內天主堂有年壯願回者附洋船歸國年老有疾不能歸者聽惟不許妄自行走倡衍教說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爲公廨內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疏言廣東香山澳有西洋人來居此二百餘年戶口日繁至三千餘丁請著爲定額多者悉令隨船回國俱報可乾隆間西洋人私赴各省傳教者日益衆經湖廣省查拏究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犯奏聞奉

旨交刑部審擬永遠監禁嗣於五十年十月奉諭前因西洋巴亞里央等私入內地傳教經湖廣省究出各省傳教之犯業據刑部審擬監禁第思此等人犯不過意在傳教尙無別項不法情事且究係外洋不諳國法永禁囹圄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交京城天主堂安

分居住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以示柔遠至意欽

此以上據皇清通政四裔門初大西洋人之入中國者意大里亞之人爲多以利

瑪竇係其國人方以類聚也自新法之行其徒日廣繼以

國初許其設堂京師自相傳教於是踵門受塵之輩皆以入京當差爲名而推步之學亦惟大西洋人獨擅之故歐羅巴洲之各國聞風而來足跡遂徧於天下然其在官之人則

國朝自有定制凡西洋人願入監當差者准先赴澳門呈請然後由督撫咨送到部部臣查驗得實留京効用自後卽遵用

天朝服色安置京師天主堂內生於是殞不准復還本國自傳教者私往各省交結民人往來自便封圻大臣漫无覺察其知者又恐別生事端容隱不發因而此輩久居中土繪圖測鏡消息潛

通雖

列聖懷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別有不法情事而覬覦之漸萌於此矣維時英吉利之國王雅治者欲藉以通好

天朝乃遣其使臣航海修貢乾隆五十八年英使入都奉其國王表文求請貿易各款並乞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在京師未及傳教之事意在弛禁以示中外一體華洋相安按表文無此語蓋使臣在部呈請之詞奉純廟敕諭爾國留人在京言語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體改易服色則

天朝從不肯強以所難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於異說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民人交結妄行傳教所請尤不可行英使禮畢告歸

純廟亦以禮遣之尋將賜答該國王

敕諭前後二道

頒付粵東疆臣載入檔案

以上据魏源海國圖志所采粵中檔案蓋

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英國王所請不行復於七十年由商船赴粵附具書幣交粵督陳奏又於嘉慶二十一年再遣使臣修貢中國而其使臣初入粵東即爭謁見儀注入

覲之日又以彼國素奉天主法無_禮

睿廟卻其幣而遣之自此始有缺望意而其求在中國貿易及寄居京師澳門等處之蓄念不少衰一時私赴各省傳教之徒希冀禁網稍疎益無顧忌其教按七日致齋入廟禮拜大都黑夜相傳雜以符

咒之術愚民被惑奸民乘之於是家供十字之架人持七日之齋蔓延各省不可究詰而白蓮天理等教之變起矣

白蓮教即末尼之支派唐人所稱三西寺之一與大秦同入中國者也其後回回教至挾摩尼俱來故其教介於天主天方二教之間明之徐鴻儒亂山東已有白蓮教匪之目至我朝乾隆之末

純廟訓政授受禮成是為嘉慶元年時則苗寇未平湖南四川教匪繼起蔓及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其教以白蓮為名大兵且勦且撫凡八年而後定十八年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復以邪教煽動四省約期內外相應遂有是年九月十五日之變其教曰天理曰八卦首尾五閱月首從以次受擒而是時愚民被惑持齋誦經咒者率以七七為名遂有不跨十字架食豕肉之禁

回教不食豕肉末尼宗之而不跨十字架則天主之

專教與回部無涉方嘉慶中葉廣緝白蓮教匪時百相國齡總督兩江緝得教頭方榮升等先期鞠之堂下令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復予豕肉一塊吞之即可免死而方榮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者但求速決俾生西方樂土卒不肯跨食遂以越日正典刑方鞠是獄時先名宦公在江甯實親見之歸語其事則時天主之教已早入中土皆出自中土無賴之奸民藉拜會斂錢以聚眾謀逆又以同財

同色為其教法之綱領與傳教之大西洋人無涉也然大秦回回末尼三教同源而其教法亦大略相等愚民受其左道之惑者轉相仿效自立名目故自嘉慶以後直省教匪謀逆之案至今不息又自英人內犯攜其所刊耶穌書傳布中土則奸民奉為枕秘壬寅議撫越三年而有佛郎西人在粵呈請弛禁部臣不敢詰於是各省會匪無不藉拜會為名歸宿於天主之教馴至粵西起事金田結盟而其教益不可收拾蓋履霜堅冰所由來者漸也

道光二十二年白門撫議成議內所列傳教一款言耶穌天主教原

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各省須一體保護地方官不得刻待禁阻等語然但言傳教之人加意保護未嘗許華人之習其教者亦一律寬容蓋康熙八年以後之檔案具在也至五口通商亦無許其增設教堂聚徒講教之明文而白門議款定自英人佛郎西彌利堅皆不與焉其後二國商船赴粵相繼陳請佛郎西貨船之至中國者少而私赴各省之傳教者爲多頗不便於中國之禁而思有以變通之二十五年佛郎西商船赴粵尋詣總督衙門呈稱天主教勸人爲善並非邪教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之禁時相國者英方任兩廣總督據以奏聞奉

旨交部議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許奸誘婦女及誑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自此外洋人寄居五港口者皆設

天主教堂按房虛昴星躔度之期以七日一宣教法洋商於是日停止貿易入廟禮拜謂之安息日遂以爲常然海口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屢起釁端官吏調停中立而已咸豐八年天津之役英人糾集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復請增定條約飭赴滬中由

欽派大學士桂良尙書花沙納等至滬會商而佛郎西意在傳教故其八款內開凡法國人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方或長住或往來應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庸領照

其上文言領執照者專指通商之船隻言

一如內地

民人無異又十三款內開凡按第八款條約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宜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崇信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堂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時因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將佛國傳教之馬神父

神父者法人尊

其教主之稱

論法處死由該國控訴入京並請於續增條約將西林知縣革職緣由知照該國大臣載入邸報自此傳教習教之徒雖在華民亦張瞻明目恃外洋領事爲護符益弁髦官吏矣

滬中議定維時欽差大臣桂良等方奏請

聖裁令四國使臣先後入都換約未幾英人以背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遂有踰年五月之師西人敗歸滬議亦寢而外洋已將奏准天津新議刊入西人通書中十年英人由天津入寇

上狩灤陽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師遂於是年九月十一十二十七等日與英法等國交換和約又於天津新議外續增若干款頒示各省督撫將軍遵照辦理於是法人又請續增專款謂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卽行頒示凡各省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許其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禁天主教時毀爲公廨之天主教堂墳塋田土等件應卽查明交還法國駐京之使轉交該處奉教之人照舊收執並聽法國傳教之士在於各省租買田地房屋悉由自便等因當八年滬議甫定法人卽於其年之冬以傳教爲名游於江浙間或數月或半年皆與大吏分庭抗禮至是奉到新議條款許其傳教各省及交還舊毀之教堂地基等件於是法人前赴總理衙門請給護照游歷各省一時華人之從教者恃外洋爲護符藉以凌虐軍民脅制官吏復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衆請分別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爲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勸人爲善業經准行惟近

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嗣後各省地方官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能安分自愛自當一體撫字倘或倚恃教民作奸犯科亦必照例治罪等因時則有湖廣江西拆毀教堂之役

詳後

此天主教興廢之本末也

按西人新法入中國湯若望羅雅谷等已於明季供事歷局而國初因之然臺官之獄一時士大夫欲講求中西同異驟擢西士入臺遂爲疇人子弟所集矢先師汪衡齋先生業以嘉慶戊辰入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其藁本藏於家予謹閱首卷卽及楊光先與湯若望交訟事至其不得已書之大略具見於王漁洋池北偶談及阮儀徵疇人傳中後在新安又得其殘本讀之竊謂爭新法者不過沿明季門戶之見偶摘其日食交會之謬卽羣起而攻之

不足以關西人之口而奪其氣惟光先自謂明理不明數五請解職未嘗以推步自許也言中國寧可無好歷法不可有西洋人亦未嘗極詆新法也若其著書自稱不得已比於孟子之距楊墨是則光先所攻攻其西法非其新法也其言孟子之距楊墨恐人至於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恐人至於有父有君可謂辭嚴而義正矣光先訟不勝卒爲西人所害後來言推步者遂謂其於天學全無所解比之妄人乃至王尙書阮相國采錄其詞亦以此爲中西爭新法之關鍵豈得爲知言哉夫其苦口危言不幸億中伏莽有先幾之識開門無遠慮之人封疆大吏不務綢繆當國老謀視同癩疥遂梗禍階於今日反推先覺於疇人良可慨已今英吉利要撫白門欲弛傳教之禁不數年而佛郎西在粵陳請遂并華人

之習教者而亦弛之部臣不能援引檔案以間執其口而鯁鯁焉懼誤撫局從權照覆不知當

國初時西人之在京師者

仁廟許自行其教不過示以敘戎柔遠之至意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乃我

朝不欲以中國之教強外邦而西人乃得以外邦之教煽中國是賈生所謂倒懸之勢也然則光先所論固已燭其幾於二百年之前矣當雍正元二年間因閩粵督臣請毀天主教堂撤爲公廨時有湖北黃岡吳德芝記其事云自西洋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榜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

架刀錐鉤槩皆具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闔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斂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局門行斂斂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裏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斂事以刳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若不使聞知不聽其斂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說極狂悖工繪畫雕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烟雲人物備諸幻

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保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輒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檄下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名上見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

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著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除起送至京効用人員外餘俱遣至澳門安插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廨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汙穢一旦

洗濯因喜書其事如此按此書見采於梁中丞章鉅所著浪跡叢談言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而其燄復張甚爲可恨云又魏源海國圖志天主堂條下云查西洋之天主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其則方入教也有吞受丸藥領銀三次之事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目睛之事凡入教者給銀一百三十兩爲貿易資本虧折許復領領至三次則不復給仍贍之終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詰之本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跪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則教師以白布囊

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有僞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佯病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奪擊之乃踉蹌遁聞泰西中國鉛百斤可煎紋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按默深所論與黃岡吳君大略相同而吞受丸藥則傳教者得手之初恃此以爲左券之握蓋藥性初發狀類癲狂因有劈毀祖先神主之事迨藥性既下則心如魔醉不但禮拜喫齋樂於從命即使裸體受辱亦所甘心是則所謂手抱人心終身不改必有妖物憑之者矣又聞傳教之士周歷各省凡深山窮谷靡所不至有不信其教者則於其入堂講勸之際暗施此藥於茶餌中不踰時而本性潛移默依不二矣至同教男女共宿一堂何以

有黑夜傳情之事則以本師預目其婦人之白哲者臨時投以藥餌受者不悟而吞之能令有女懷春雉鳴求牡蓋卽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謂鴆以爲媒者也然則部議所云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者不能拔其傳教之根株而舉此曖昧無憑之端以示懲警是猶閉男女於一室而禁之交媾遇屠人於市中而勸之戒殺豈非掩耳而盜鈴者歟

漢之黃巾五斗米其教匪之濫觴乎明之白蓮無爲其天主教之俚使乎我

朝乾嘉之際直省教匪公行一時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而攷其教法則不出吳魏二君所記之數事是雖未嘗操入室之戈而臥榻之旁已被西人鼾睡矣自英人請立傳教之條佛人請弛習教之

禁於是各省拜會無不藉天主爲名卽非天主教者亦假托之粵西軍興則有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上帝爲天父謂耶穌爲救世主又杜撰讚美經謂天父鴻恩廣大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大都剽竊耶穌書中說以誘脅從之愚民令每飯誦之迨咸豐三年粵匪攻踞江甯則有上海不肖之外洋領事欲藉以徼利徑乘舟由海道至江甯與之聯教通款遂釀是年八月上海劉麗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據會中丞望顏奏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而該匪等毫無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結拜遂至蔓延通省及於廣西今竟禍連吳楚當二十四年有外匪來至臣籍之香山在於港口隆都各鄉誘人入會始猶數十人於夜間結拜後

則千百爲羣行之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礮把守以防官兵圍拏凡入會者每人斂錢三百其黨引得一人入會者則分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城上所供未知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刀門而入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血血水一鐘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衆皆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此皆襲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鐘各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雜以符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吞丸一枚卽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靈物憑之者以近年之所見知之當壬寅撫議定後踰

禁於是各省拜會無不藉天主爲名卽非天主教者亦假托之粵西軍興則有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上帝爲天父謂耶穌爲救世主又杜撰讚美經謂天父鴻恩廣大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大都剽竊耶穌書中說以誘脅從之愚民令每飯誦之迨咸豐三年粵匪攻踞江甯則有上海不肖之外洋領事欲藉以徼利徑乘舟由海道至江甯與之聯教通款遂釀是年八月上海劉麗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據會中丞望顏奏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而該匪等毫無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結拜遂至蔓延通省及於廣西今竟禍連吳楚當二十四年有外匪來至臣籍之香山在於港口隆都各鄉誘人入會始猶數十人於夜間結拜後

則千百爲羣行之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礮把守以防官兵圍擊凡入會者每人斂錢三百其黨引得一人入會者則分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城上所供未知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刀門而入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血血水一鐘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衆皆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之亞尼瑪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此皆襲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鐘各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雜以符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吞丸一枚卽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靈物憑之者以近年之所見知之當壬寅撫議定後踰

於是各省拜會無不藉天主爲名卽非天主教者亦假托之粵軍興則有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帝爲天父謂耶穌爲救世主又杜撰讚美經謂天父鴻恩廣大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大都剽竊耶穌書中說以誘脅從愚民令每飯誦之迨咸豐三年粵匪攻踞江甯則有上海不肖外洋領事欲藉以徼利徑乘舟由海道至江甯與之聯教通款釀是年八月上海劉麗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據會中望顏

奏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而該等毫無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結拜遂至蔓延省及於廣西今竟禍連吳楚當二十四年有外匪來至臣籍之山在於港口隆都各鄉誘人入會始猶數十人於夜間結拜後千百爲羣行之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礮把守以官兵圍擊凡入會者每人斂錢三百其黨引得一入入會者則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城上所供未知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布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刀門而入踞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血血水一鐘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衆皆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此皆襲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鐘各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雜以符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吞丸一枚卽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靈物憑之者以近年之所見知之當壬寅撫議定後踰

年而發棺之獄起徽寧一帶惑形家言久厝不葬猝傳其事相與戒嚴然其所發皆新喪衣物無所取惟死者之腦輒遭斧鑿疑其取腦髓也一時鄉里無賴之徒遂乘其間以發富家貴人窆壙竊其珠玉襖衣乃有歙縣程侍郎及涇縣潘河帥之先塋事發奏請勒限嚴緝而殘屍之真盜無所得時大吏通檄各州縣以爲青蓮匪黨然絕無左證閱三年而有浙江蕭山小兒之案方其急病而死數日之間傳染數十家無識之者有某戶偶尋視其小兒瘞處被人掘發斧其腦骨傳之比戶無不皆然方悟其爲妖術也貧家小兒嬉於門外有過者投以瓜果真鳩其中有頃小兒暈仆在地適有善醫者過視曰此謎藥也兒實不死奈何棄之遂傳解謎方如其法急救而蘇者全活無算然一二月間流毒南北各省及於

畿輔輦轂之下御史奏請嚴緝而各州縣繫獄鞠治者率多流備走丐賣方操卜之徒卽偶有刑逼認供者亦卒不能得其情實予意邪教中符咒方藥欲藉人身精氣之靈而腦中之髓又其精靈之最聚者此輩以左道惑人預爲魔蠱之用初取新死者之髓不驗乃謀取其生者故以謎藥投之小兒使其醉不至死待其棄之漏澤則如探九囊底得珠領下不啻取諸其懷而生致之矣然操其術行數千里而不敗露者豈真鬼蜮之技能遁其形而胥吏因緣文網疏縱欲以圖猛虎於決躡之後制螫蛇於斷腕之時不已難乎此道光二十六年事是年當丙午陽亢之運又其事起於午未之月予以告里中父老謂東南數年之後必有大獄未幾而粵西告變矣西人自弛禁之後傳教入中國者佛郎西之人尤多近

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蓋又於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鍊其下者流入采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記於此

附西人教法異同考

佛滅度六百年後而有耶穌是爲天主耶穌治世又六百年後而有穆罕默德是爲天方教此三教之先後消長升降於西土者也佛生於中天竺而天主天方皆生於西天竺此三教者皆在亞細亞洲之界與極西之大秦無涉也然佛教之行自西而東故由天竺而至中土天主教之行自東而西由波斯而入大秦若天方者值羅馬之衰遂並其東土之西印度諸國自立一教有不服者輒以兵脅之故始行於蔥嶺之東西遂及於震旦之南北惟歐羅巴

人與之爲仇故二教雖並踞西土已分水火之局而考其所自來則皆婆羅門之支流餘裔也佛經有婆羅門天祠斥爲外道而唐陳元奘使西域經歷各國之奉祀天神者皆以爲婆羅門種是其教起於佛氏未出以前而再盛於佛教旣衰以後若天主之變至爲天方則又其最後者觀其削頂留鬚七日禮拜與夫分水土爲地體之二行作十字爲天方之交綫此其拾天主教之糟粕且不必論而合二教之書論之天方古史稱阿丹爲治世之初祖傳二千年後洪水汎濫有大聖努海受命使其徒四方治水云云此全襲泰西創世記中語曰阿丹治世卽記所云天遣亞當下世肇生人類者也曰努海治水卽記中所云挪亞避洪水之難率其子孫散處四方者也摩西本以色列之族爲耶穌之遠祖而以其受十

誠於西奈山則言阿刺伯亦本之

西奈山在阿刺伯境內回部之首也

波斯本條支之

地爲回部之祖國而以爲大秦經像之所自出則言景教者亦宗之至考其淵源之所自則二教實皆本耶穌而言天方者獨諱之蓋天方之教起自爾撒至穆罕默德集其成故回人以爾撒大聖穆罕默德爲至聖而爾撒之生正與耶穌並世吾友俞理初正變謂爾撒者卽耶穌之對音予爲之證以天方古史言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傳易卜刺欣欣傳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西人紀年以耶穌之降生起數回部紀年以穆罕默德之辭世起數梅宣城據回回歷以推穆罕默德辭世之年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上距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降生正合六百年之限是則爾撒耶

蘇之非二人毫無疑義理初又引回人幹爾塞經

塞與撒音之轉言爾撒

聖人者亦阿丹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憤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云云此與湯若望所記耶穌被害釘死十字架上同一無稽之野語而受擒死於非命大略相同其時已稱爾撒爲天主尤是一非二之確證蓋自二教既分馴至數典忘祖同室操戈於是西人主耶穌而奴爾撒回人主爾撒而奴耶穌實不悟其爲一人卽有知者亦諱不欲言乃自於其六百平一語供證確鑿然後知天主天方固自一家眷屬也杭世駿續景教考既混天方於大秦錢大昕跋景教碑尾謂耶穌生當隋開皇之世又誤以穆罕默德辭世之年當之總緣二教

聖
書

爭勝皆援唐碑景教之文故考據家不能別其同異要知天主本
 非大秦之產大秦亦與回部無涉此不足與之辯但據其後來之
 教法論之則天主教固拾佛氏之唾餘而天方教又拾天主之唾
 餘也非獨二教自分門戶即天主本教歐羅巴人所奉亦不盡同
 其總名曰克力斯頓教後遂演其派為三一曰加特力教即舊天
 主教今意大里亞佛郎西等國所行者是也一日額利教今俄羅
 斯所行者是也一日婆羅特士頓教士頓即斯丹一日算
濼皆轉音對音也令英吉利
 荷蘭彌利堅等國所行者是也婆羅特士頓者英人謂之耶穌教
 始於明時日爾曼人路得所立遂與天主之舊教分今英制國主
 將嗣位則大臣咸集巴厘滿衙門會議必新主背加特力教而崇
 婆羅特士頓教乃共立之然則天主耶穌以一人而分二教遂亦
 如水火柄鑿之不相能此又何說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可也

